

※ 試閱不連貫

雖然他也想過要不要再休息一會，不過趁著這個時間正好可以來寫信，午後他的烏鴉應該又會來傳達新的指令，待到那時就順便請牠去送信吧。

藤之家的人照顧周到，會事先將簡單的茶水還有筆墨於房內備齊，鏑兔坐在茶几前又重頭看了一次摯友寫來的書信，照時間推算回去應該至少是三天以前了吧。

義勇遇見了他們的師弟，似乎是正好經過炭治郎的任務地點，兩人共同做了簡單調查後當天就把鬼除掉，難得師兄弟兩人可以一起共事，想必很高興吧，否則沒有任務安排下義勇主動去當了幫手這件事可不能隨便說給別人聽啊。

連同信紙一起送來的，還有禰豆子所摘的小花，怕烏鴉來的途中會丟失，刻意夾在了兩張信紙中間，雖然不免壓壞了花朵漂亮的外型，不過確實送到手中的淡粉色花瓣看起來就像禰豆子雙眼一般嬌嫩亮眼，讓鏑兔不免一邊懷念，一邊反省起自己和那對兄妹到底有幾個月沒相見了。

嗯，正好，今天還遇見了嘴平等，把這件事也寫進去信裡，讓烏鴉再往炭治郎那邊多跑一趟吧。

既然決定了那麼就迅速動筆的鏑兔，沾著墨水開始寫下自己的近況，比起義勇三不五時就差遣烏鴉來送信，他回信的頻率幾乎只有對方的一半，任務繁忙，光是回報至本部就得花上不少時間，每次等他注意到自己又擱置親友的問候時，已經是再度看見對方那隻老面孔的烏鴉之際。

也真虧義勇都沒抱怨過這件事，一直耐心等待他的消息啊。

也因為這樣，鏑兔每次提筆總想把之前的份補回來，洋洋灑灑寫到了第三張紙後還會回頭看看自己是不是講了些不甚重要的無聊小事，之前他曾不經意地問過義勇感想，不過對方卻一反常態地皺著眉反過來質疑自己：「鏑兔寫的東西怎麼可能會無聊？你也太小看你自己了。」

那種話當著本人的面說都不會害臊嗎！？他當下可是差點被站在一旁的師姐調戲到奪門而出了，好歹也多想想他的立場啊那傢伙。

不知道埋頭專心了多久，藤之家的人隔著拉門詢問了午膳的準備，算了算時間，我妻他們大概還要再睡上一小時，鏑兔請對方稍後再將餐飯送過來，自己則著手將墨跡乾掉的紙張細心折起，悄然無聲地前往浴場。

如果以現在這個狀態跟那兩個孩子一起用餐，可能會被起疑吧，他們果然就和炭治郎說的一樣，在某方面的能力特別敏銳，雖然很笨拙但都是溫柔的孩子，要是查覺到他的疲勞，就算對象是相處不久的他也會投入相同的擔憂吧。

「唉，今天的話，多少能撐過去吧。」

空曠的浴場裡迴盪他的低喃，他掬起一把熱水往臉上拍了拍，泡過澡後身心的疲憊都會得到舒緩，再來只要好好吃頓飯，滿足口腹之慾後就能上路了吧。

他想了很多方法，結果還是只能這樣慢慢地拖延下去，好在他對自己的體力很有自信，不至於會因為自己的不眠症產生太多影響。



好幾個人在街上奔跑，掉落的草履沒有空閒去撿，就連大人都因為恐懼而雙腳癱軟，有些地方冒出煙霧，接著竄起火光。

畫面一下又轉到室內，躺臥在走廊上的人體開出一朵一朵鮮豔的紅花，循著蔓延的痕跡走著走著可以看見流成血漥的源頭，被打翻的油燈還微弱地照亮著室內一角，長著奇怪人形的怪物正在大啖美食的醜陋場面意外地鮮明。

他的視野又迅速被拉至郊外，貫穿、折損的缺口汨汨流出生命的溫熱，正要跑向他尋求庇護的女孩被狠狠從胸口挖出一個洞，虛弱的呼喊小如蚊音，他伸出的雙臂只能徒勞無功地接住對方墜落的身軀，小小的手心做著死前的掙扎、緊抓著他的羽織不放。

為什麼、為什麼不救救我呢。

他聽見很多聲音在耳邊呢喃，遠方陸續傳來了撕破夜晚的尖叫與哭號，但更多更多的人，有男有女，都在他身邊這樣不斷地重複著。

——你為什麼不能救我呢？

他逃避似的閉起眼，再度睜開時只剩一抹黑色的人影慢慢向他靠近，嗚咽聲像細碎的小流緩緩流入耳內。人影越接近的時候，混雜的泣音也越大聲，他看見人影倒下，在自己半步都沒動的轉瞬之間跪到了對方面前，對方的羽織因為激烈的戰鬥撕扯缺損，純白的小花沾上了痕跡，慘白的臉色被奪去生氣，從指尖滴落的血液在地上連成一串深色的路標。

總是帶著溫柔笑容的師姐昏迷不醒被抬入蝶屋時，他只能在一旁目送胡蝶等人開始進行急救。

一模一樣。

被黑墨覆蓋看不見臉的女性，同樣在腹部劃出不忍細看的撕裂傷，掙扎地向他伸出手。空洞的魚嘴吐出的不是泡泡，而是一個一個染上腥紅的鮮明文字。

『我、不、想、死、快、來、救、我』

不管是不是睜開雙眼，看見的都是噩夢。

一開始是同期及隨隊的同僚，之後還有他宛如家人的師弟與師姐。

再過不久是否就輪到了鱗瀧師傅？還是義勇？跟他一樣在最危險的前線戰鬥的親友，是不是就是下一個受害者？

這些問題的解答永遠都不要出現該有多好。